# 考亭淵源錄

#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七

## 方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少武軍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遂棄去舉業紹熙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之禍已而學禁果興士繇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溫溫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利祿貲產絕不介意故其襟度高遠涉世若甚疎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瞭

然在目若近功小利時號通才蓋其所不屑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嘗嘆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黨或有不如其愽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其所長亦可見其資之寛裕忠厚與世異趣也所著有遠菴詩集

備遺

伯謨初校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爲主敬之説先生曰主敬之説須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又云近乃微測爲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已

事所係甚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爲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
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
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先生曰那箇毫釐
不到便有差錯如何止發大綱
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
且謂四方來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
者亦多先生謂學者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蕙
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

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

先生答伯謨書曰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

伯謨既卒先生曰伯謨胸懷趣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

亦足以遠過今日詩流也

張彥清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初登第歷光澤簿全州教授安吉縣丞致承議郎知慶元縣以疾奉祠卒年六十四真德秀為作墓誌其畧曰叔澄從子朱子遊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弟忠信為本根絜廉勁特為質榦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

附黨者顧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於建公其所取士及爲僚邵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叔澄太強項不可收拾

江默

江默字德功建州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除泉州安溪尉改邵武之光澤後知邵武之建寧縣卒下民祠之平生所著易訓解八卷中庸大學訓詁二卷論語孟子訓詁四卷又考國朝典章著書上之命曰綱集凡三十六卷曰伊尹告太甲止述成湯之事周公告

成王近陳文武之功吾爲有用之學也

備遺

先生答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恭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

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
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
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
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
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
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
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
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
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訓致知以窮理
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

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

切已工夫而所説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説話須自見得黒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説亦請先罷穿鑿已

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吳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疎山喜談禪後游考亭著問答畧

備遺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

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必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又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

又曰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

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

壽昌因論張敬夫呂伯恭云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 李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

### 備遺

先生答伯諫書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

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

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禄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從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奚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儘麤疏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

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
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
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
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
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
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
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
盤果安在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
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
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

因論二人漫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洒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先生答林擇之書曰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悟其非昨來此留數日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舍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質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熹昨日見李宗思語及討賊復讐李云此決無可問爲人子者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爲忠孝耳

此語極當

先生與王子合書曰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趙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初學於考亭後卒業黃幹之門歷潮陽尉知餘杭縣嘉定丁丑爲計院出爲成都帥陛辭之劄一絕和好一奬忠義皆大公至正之論尋又遭劾罷桂陽之命

備遺

黃直卿曰師恕官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忘於古

趙師哲

趙師哲字詠道黃巖人

備遺

先生答詠道書曰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于先入之言而瞍瞍昧昧自以為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

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衆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溺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趙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詠道弟也娶文公孫女歷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主管華州雲臺觀官至判宗文公嘗令與四明士友編禮書

備遺

先生答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致道作誠幾圖一以明周子之意一以證胡氏之說

問於先生曰周子謂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决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夫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

宗蓋庶擘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孼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横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

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致道言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攖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嘗

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自不掩而失於狂歟先生曰得之

致道言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

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先生曰亦得之

致道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纔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狥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先生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趙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致道從兄也乾道八年進士歷衢南劍海寧軍推官趙汝愚以從班薦詔與職事會汝愚坐斥翩然東歸十餘年不仕及詔申前命以毋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寺丞

備遺

文公與師淵書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曉蘇

黄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已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

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畧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閒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喻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例中畧見其意也

閒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柰何耳

熹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録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熈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不免并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趙師邦

趙師邦字恭父天台人

備遺

先生問恭父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

曰若恁地擬見定做工夫郤又有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邉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巳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巳私難勝曰這箇也不須苦苦與他爲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

先生答恭父書曰所説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説可更相勉勵今巳是不得巳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大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答書曰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

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

則語意太重復矣

先生與黃直卿書云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

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囘申而恭

父不願也巳發去此差强人意

杜煒

杜煒字良仲黄巖人嘉定初進士與弟知仁學於石

子重子重以致於文公

備遺

覃若水曰良仲事紫陽公十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宂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常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旣深見此敬不獨在靜玆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山與在下瞻望者不同則一語之砭宂長掃盡而學成矣

杜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少有俊才爲舉子業已而曰是不足爲能乃刻意於詩既又曰是不足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嘆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伯兄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咸爲究悉乃遂棄科舉絕意榮進

備遺

先生答仁仲書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又當自得力耳理

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禀旣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昬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着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審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諭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良仲示諭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

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禀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矣

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七

#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 胡安之

胡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 備遺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先生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恐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恐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恐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

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着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

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

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

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劉季文

備遺

楊道夫問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

爲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病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熹昨日之言不曾與説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厚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曰得他恁地也好若肯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 蔡模

蔡模字仲覺元定之孫沉之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嘗輯文公之書爲續近思録著四書集疏河洛

探順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録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沈僩

沈僩字莊仲永嘉人寓建陽

備遺

熹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熹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用做

乃鈍底工夫方得
個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
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
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
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
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
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
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

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公淅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曾三異

曾三異字無疑吉州人

備遺

先生答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

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遇所與切磨論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

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嘗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丁仲澄

備遺

先生答仲澄書曰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病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憒則是亦何足道願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

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少得爲足。則無由明矣。

俞壽翁

備遺

先生答壽翁書曰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實處用工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爲疑今得

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仔細對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爲佳耳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林揆

林揆字一之

備遺

先生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脫他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自在何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先生答一之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内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猷公吉甫之惑也

林得遇

林得遇字若時興化仙遊人一日發憤齎產裹糧至武夷叅拜文公公令日講論語集註頓悟明理能文及文公歿復往會萿暮年與同縣陳沂相友善

劉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

備遺

王栢云潛夫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

今始知之

陳齊仲

陳齊仲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齊仲書曰三事之喻甚善但旣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着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

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
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
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
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
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
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郭友仁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備遺

友仁初叅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

所疑者先生曰公今須是逐一些仔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

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

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游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定夫從孫

備遺

先生云子蒙曾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此

詩若遇蘇黃須提掇得他

龔郯

龔郯字曇伯寧德人不務口耳惟事躬行甚有造詣

備遺

先生曰曇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鄭師孟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從文公游黃直卿妻以女所著有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藴

王瀚 弟治漢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孝宗朝侍講師愈之子瀚端方

嚴介亦嘗從呂祖謙學慶元中除武當軍節度推官匹馬就道略無難色心氣偉然遂得覽觀荊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虜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歸開禧中知銅陵縣值兵興防江面賑流民治狀甚著終朝奉郎奉祠嘉定已未卒弟治字伯禮漢字伯紀歷仁和縣尉子栢受學于黃榦之門人何基

備遺

先生答伯禮書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

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曾興宗

曾興宗字光祖贛州寧都人慶元五年恩詔廷對入等爲南昌縣主簿改肇慶府節度推官致仕興宗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興宗處之怡然初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惝怳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没急趨往弔心喪三年暮年築室名曰唯庵日居其中學者至必

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卧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簀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所著有唯菴稿

備遺

先生問光祖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乎

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光祖問讀大學巳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

始格得物

先生答光祖書曰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林鼒

林鼒字丕顯福州連江人少頴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呂祖

謙爲同舍時呂年最少其所爲詩若文輙手抄默誦既而以師禮事之後從朱子游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

林憲卿

林憲卿字公度福州懷安人居大山長谷之中與世異趣不妄交游慎擇師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從游晦庵知所自守以忠信見稱於師門以義理化導乎鄉里年七十猶嗜學不衰人稱爲存齋先生及卒黄幹誌其墓

鄭文遹

鄭文遹字成叔福州閩縣人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怡然自適聞黄榦得文公之傳遂受業焉榦稱文遹襟度夷曠知識闓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禄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畀門人而取喪禮儀禮以屬榦榦以喪禮委文遹乃爲考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稱

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没榦以汲引後學爲
已任貽書云鄉間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頼成叔振
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與同志共立規
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文適所
定以其素行足以勵衆也文適深觀黙養玩索益精
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
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
悟孟子性善之旨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説曰荀楊
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禮
記集解喪禮長編有庸齋集别外集遺書凡五十卷

潘植 弟柄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父貢士滋務學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晦菴講道武夷遂命植往師事之植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從于武夷植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爲文語意雄健流輩推先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覆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時方交馳於射策决科之習而植與其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浼已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詣不顧也家居

日以濂洛諸書磨礱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咏
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

備遺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細繹說過先生曰大槩是
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
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右
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
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
罷而不能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

葉湜

葉湜字子是建州建安人用蔭補官爲泉州惠安丞知州眞德秀辟以自助既歷知贑州贑縣饒州安仁縣寶慶三年卒年五十九德秀誌其墓其畧曰子是堅強有持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凡他人所不能爲與所不敢爲者余必以屬之然余獨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爲詩以贈欲其歛鋒鍔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干年乃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爲政一出於寛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眞公者也其敢違耶觀君於余

言者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爲政後先知所
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

備遺

湯仲能作行狀曰子是壯歲遊文公之門得以直養
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
與妻子言者皆可以語賓客

林武

林武字景文末嘉人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徒步從文
公講道武夷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室曰尚
絅且輯平昔所聞爲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

池尉秩滿廣漕交辟不就性孝友冲約父老跬步不
離左右既罹憂毀瘠幾不勝喪歲歉出粟賑貧鄉曲
賴之

戴棠

戴棠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用閤門宣贊舍人戴
勤槃改名埜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忤郡將
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再調慈谿鳴鶴場鹽官丁父艱
服除自念假塗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試舉再試不
中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敬之薦于朝金陵帥臣黃
度辟寮幕外舅汪逵援例以己澤改奏俱不就嘗後

御史王潁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

陳範

陳範字朝弼一字仁復建州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範初爲徽州婺源尉縣有大辟疑獄範察其冤獨不肯書獄曰人命至重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去就爭後事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枎滿調撫州崇仁丞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偶疾作即日解印還

邵浩

備遺

浩作卷子䟽條目爲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逐段下䟽數語先生曰亶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來必分明却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

馮彦忠

備遺

彦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

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 周良

周良字貴卿

備遺

良問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

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懥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

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爲善不如是便爲惡此方是見得實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着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着實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是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陳公直

備遺

先生語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 朱飛卿

朱飛卿漳州人

備遺

飛卿問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令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

體則少寛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先生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又問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